

文 學 叢 刊

航 線

汀

沙

斗
豆

文

航線

鼓動着鋼鐵的脈搏，噴着氣，船朝前進行。

在這以上，溯石門灘瞿塘上去，急流，夾江的峭壁做成的陰影，神匪，真使人憂鬱，哪怕船好像在深谷裏航行。那些被歷史的軸牽動着的漢子，頭纏紅布，穿着打結搭的爛褲子，站在岩石上，山坡上，翹起脚尖叫吼。他們可並不如傳說一般，涉水如履平地，揮刀頭落，而且那餓縮了的身體，的確確曾爲護船的洋兵所洞穿。

現在，是沒有急流，陰影和神匪了，河岸展開着，彷彿天都寬了好多。

在鉛色的天底下，田野，村落，狂奔的犬，幻燈似的掠過去了。這些，也正和中國任何一處內地相似，蕭索，荒廢，陽光都洗不掉的陰鬱。然而，人們却向黃色的江岸呆視着，疲倦的眼是那麼深，好像在那些野生的荒草叢中，在那潮濕的泥土裏，在這衰老

荒涼的外表下面，是跳動着新鮮的脈搏一般。他們過一分鐘鬆一口氣，而猜想未來的一秒一刻會碰着的奇蹟。

常岸上高架着的木牌，正對面奔過來的時候，客人們都把頭伸過船舷，連不識字的也睜大眼睛，推開別人的頭和肩膀。

『那不是麼？……』

『往這邊看過去呀，瞎子！』

在甲板上，那些雜色客人的雜色談話開始了。他們是那樣近乎鬱悶的莊嚴，不住地，拏那響遍全中國全世界的傳說，使自己吃驚，嘆氣，神往。有的坐着。有的靠欄干上。有的背靠緊壁坐在鋪位上。

那個高長長的湖北佬，繃着眉頭，頸子一偏，打斷誰的談話，說：

『你佬是那裏聽來的啊，神話！比峽裏的呢，是兇。搶船麼，那也看。前頭，四川運的槍確實被搶了，在城陵磯。打了三天三夜。上海有走線。可是就因為有槍囉！好打出來。』

裏邊也難活呢。」

立在三等艙門口的包袱客，正在和一個學生爭嚷着，這時，他突然掉轉頭，叫道：『聽啦！我說鬧不好罷，田也分了，還是沒吃的。』

『我是說鹽這些東西啊。米麼，倒便宜，規定了的，幾百錢一斗。可是鹽，比人參貴。軍隊給堵斷了呀，通不過。也有膽大的偷去賣，賺錢呢。』

『也給價麼？咳！可以去啦？恐怕不能運多少罷？』負販熱心地問。

一個老頭子蹲在甲板上敲着煙斗，嚷道，『鬧不好的！誰也鬧不好！』於是急急忙忙地裝好煙，站起來，『怎鬧得好？人還沒死夠哩！』他沖氣似地，跑往船尾去了。

西崽拿着大洋盤，從冰箱邊轉過來，罵道，『死尸！沒帶眼麼？』挺起胸，上最高的二層樓上去了；老頭兒憤憤地，望着那消逝去的雪白的後身。

在上甲板上，攔干的周圍排好了鋼板，外國水兵架着機關槍。一個背着槍的洋兵，啣着大煙斗，在光亮的甲板上踱着。香賓酒在玻璃盅裏堆着花，大餐間裏的紳士

們，是忘掉了脚下蕩動的船和崩裂的世界了。

那個由宜昌上船的中國兵士，把小小的腦袋伸向樓口望了一望，又趕快縮回來，喃喃着，『媽的！真比我們團長還穿得闊！』

他退回船尾去，坐下在廁所的門階上。然後分開兩腿，手攔在膝蓋上去，向人衆瞥了兩眼，吐一口痰沫，他自言自語起來：

『樣子倒滿神氣，拏上去試試看！』

許多頭朝他轉過來，于是，他兩腳一張一合地，談起那冒着火焰的惡戰來，誇耀着自己和敵人，不把洋兵攔在眼裏。

『我打十幾年仗了，真沒見過！婆娘些褲兒搭在肩頭上，撲過河來那個你，娃兒些——老頭子，笑麼？不是好吃的果兒啊！手段，手段！甚麼都幹得出來；所以凶啦！是那些洋盤麼，哈哈！』

女人們垂下頭去，拏奶子往小孩子嘴裏塞，嘆氣了。一個中年人拍着大腿，腰肢

一仰一屈地說：

「睇世道呵——不亂往那裏跑！」

「往那裏跑？今天要，明天要，人要光了，錢要光了就跑啦！原先是這樣麼？那篇書上寫得有只扁不吃倒對啦！」一種啞聲接着說。

「你像也贊成呀老哥？」兵士偏着頸子問。

「甚麼……我說——你胡扯……！」

兵士拍着膝頭大笑起來。有誰喃喃道：

「這年歲，少開口啊！」

兵士突然止住了笑，眼睛幾眨，不服氣地嚷道：

「你怕我賣他麼？笑話！問清楚！看這些人都是麼……哼！眼睛放亮點！」

「啊，啊，那裏！」有人害怕耍橫，勸解着；「褲帶都鬆了呀！不給吃麼？」

一提到肚皮的事，各人都馬上感到腸胃的空虛了，有的談起食物的便宜和味

道，有的望着洋廚房出神，發氣，有的跑往下艙的廚房裏去了。

那個瘦小的火食老板，他底眼睛已經被長年的油煙弄眯睜了。他拏二指頭攔了一下鬍子上的清鼻涕，又捏起竹筒，在大木桶裏攪起來，給泥混的江水「打礮」。胖子下手正弓着腰在小衣襟上對付跳蚤。火夫坐在米口袋上出神。廚房裏的空氣是比饑餓着的肚皮閒散。

擁下來的客人們氣餒了。他們吞了一下口水，就齊聲抱怨起來。

「喂大師父快餓過性了啲！」

「好讓你少吃啦！——算盤沒打盡了！」

老板把攪着的竹筒停住了。眨了眨眼睛，他氣兇兇地吼道：

「快了麼？你看喉嚨裏都撐出手來了！」

「快了！快了！」胖子收拾了一下衣裳，心平氣和地回答。他開始在鍋裏動着湯瓢，接着，盛了一點湯起來，把下巴伸出一步，用一種很仔細的神氣去喝着，然後，拏圍

裙揩了揩那嘴接觸過的部分。『好了！再一股火就好了！』他想竭力安慰那些餓燥了的靈魂，好像這是他底義務似的。

一種粗大的燥音叫道：

『不要催！他會把洗碗水給你吃哩！』

胖子向那嘮叨的人瞟了一眼，打了個呵欠，兩隻手撐上腰，把臉掉到船舷外面去了。

風絞着煙，水花和岸上的泥土。在一簇屋子的高處，一片惹眼的紅色奔過去了，這些，有一大堆人攢動着。船顛簸着，發出一種張惶失措的叫聲，彷彿牠正被神祕的兩岸扼殺着一般。

『看！那是甚麼呀！』有誰突然直瞪住岸上，叫起來。

『總是開會呀！不要鬧！』

『啊，啲，啲！我的天公！』

「客人些查票了！」

樓口傳下來的聲音使大家靜默了。但是過了一分鐘，咕咕咕咕的抱怨展開來：

「怎麼又要查呀？」

「簡直像犯人囉！」

一個頭頂發亮的老頭兒，把吊在褲腰上的烟盒子打開，取出船票，揮着手，嚷道：

「這是假的吶？假的吶！——怕他查！」

帶着嘮叨和空空的肚皮，客人終於懶妥妥地望樓上擁去，那神情，恰像久未得食的災民了。

胖子輕輕地鬆了一口氣，笑了。火夫在灶門邊上煤。老板抱了大土碗，往一片木板上安置着；他用圍裙揩了揩眼睛，想着跑到自己火艙隔壁的屋子裏去了，一會又笑着出來，很當心地把門挪好，一面嚷道：

「爽性點查完就開！」

沒有誰回答他的話，都一聲不響地在工作着。於是他自己也動起手來，掣湯瓢挑鬆了瓦盆子裏的豆芽，然後往每一只土碗裏分散。

油煙子給人帶來了噴嚏和眼淚。浪花不住地從窗口跳進來。一遇着大浪，排列好的碗就互相撞碰着，發出尖銳的聲音。

樓梯上有繁密的腳步聲傳來。

「快點！又下來摧命來了！」

可是，等老板掉過臉去，他馬上噤住了，兩隻手無力地垂下，那握在手裏的湯瓢，不知道是放下的好，還是捏住的好，他底臉更瘦小，眼睛也更眯睞了。

茶房們拌着鬼臉。船主和買辦說的話，廚子很難懂的。那個說洋話的中國人，腦袋一動，帶了兩個侍者，到廚師的屋子裏去了。

「船主……」老板的舌頭好像僵硬了。他又轉向留在外面的茶房，聲音顫抖地說，「一碗把酒敬得起……！」

可是，他們只能替他流汗水。

兩個黃魚筆直地站在船主面前了，枯黃的手指弄着鈕扣和領子，他們的面孔黃繃，忸怩，從藍布大褂家造鞋子發出泥土氣和魚腥氣。

『買辦……你老人家……』老板喃喃着。

『我作不到主呀！』買辦拏肥下巴指着洋人，嚷。

一羣人給船主做了大尾巴，劈劈拍拍地拖上樓去了。

老板甩着手吵嚷起來：

『我曉得有人壞我，對的——暗害我呀！』

他滿以為，一生纏不清的債賬，一生油煙裏的生活，在這一次的冒險當中總可以結束了，於是，靠着兒子和媳婦，吃兩天閒飯，靜靜地死去。然而，眼睜睜這肥皂泡一般的希望，是被人戳破了！他拏圍裙揩着眼睛。

那個胖子懶聲懶氣地勸道：

『急一陣又怎樣呢？急一陣又怎樣呢？』

樓梯口有人吆喝。

『來了！來了！』老頭子應聲着，把圍裙解開，拂去了身上的炭灰，向樓梯邊走去。

『聽我說！』下手叮嚀道，『見船主本人！底下人……』

『我沒有得罪過人，唉，害我呀！』

汽笛急迫的哀鳴着，船行得慢了，牠彷彿已經奔過這法律以外的航線，可以從從容容地緩口氣一般。黃色的河岸，草屋，繫在枯樹樁上的破船，遠遠的鏡子樣晃着的湖泊和河道，都明明白白地望得見了。

客人們彷彿已經忘掉了饑餓，都圍住買辦室，翹起腳爭看那犯規事件的結局。那個買辦，早被頑固的訴苦弄出脾氣來了，他忍不住斬釘截鐵地吼道：

『外國人的話不好說！他們底章程不是單寫在紙上就算了。快些收拾東西罷！說上岸就上岸的！』

黃魚們急得直跳起來。

『我們不懂得規矩！我們才出門啦！』

『我出了錢的！我給過他錢的！』

因為抱怨和失望，廚子瞪着眯睏的眼睛，只是癡呆呆地直叫道：

『我知道有人暗害我對的！我沒有得罪過人！』

圍住看鬧熱的人，聽了這些帶哭聲的乾嘔，翹起的腳都放平下來。一個人提高嗓音，不很自然地叫道：

『都是中國人啦！那塊石頭底下不藏兩條魚呢？』

『對囉！』

於是他們便紛紛嘈吼起來，各人都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抗議，大聲地說，好叫旁的人領教。一致的意見是：不應該黃魚下船，因為他們是出過錢的，廚子可以把那不規則的票價退出來。

『我作不得主呀！』買辦把衣兜一提，左腿跨上沙發的靠手，肥肥的臉望大眾避開了。

船在慢慢地停止下來。靠南岸一邊的救生艇開始降落。艇子兩端立着的水手，像爬樹似的，握着大麻繩，大腿一屈一伸的哼叫着。

『我退錢呀！害我能好，到漢口就退吶！』廚子急急地叫，口沫亂濺。

『還要命麼？他吐出來就是了呀！』

甲板上突然嘈吼起來，從房艙裏和統艙裏擠出各樣隨意裝束的人物，好像發生了火警。

『貨艙走那裏去啊！』

拏屁股抵住後面的人，拏手撐開撞着鼻子和下巴的頭，人們擁擠着，木牌，遠遠動着的人，顯然是在望岸邊跑來的人，旗幟，是在預示着奇蹟的來臨了。

『不要擠！不要怕！他們不會打！』

辦事人的安慰絲毫無用，人們還是恨不得馬上生兩個翅膀，圍着買辦室打抱不平的客人，也驀地嗅出那另一種災難來了。

『簡直叫人去送死啊！他們會被當作偵探的！』

『老實，這地方上岸麼？』

有的開始叫罵起來了，他們沒想起自身的危險，只打算救出這三個洋人規則下的犧牲者。犧牲者們也認真快哭起來了，嘴唇發青，太陽穴顫動。他們的心裏老是痛苦地想着：『這就是出門求財呀！』

買辦是明白船主的意思的，正如一隻狗明白牠主子的脾氣樣，然而，他忽然很慷慨地說道：

『好，總之碰運氣，我再去見船主！』

『不行！他會躲起來的！』有人反對。

一些人却嚷道：

『讓他去！讓他去！他往那裏跑？』

接着買辦下來的却是四個洋兵。

『我說會走出蹊蹺來吧！』有人失望地叫着。

於是打抱不平的人感到所有的努力是吹了，他們散開去，分做幾簇，擠眉弄眼地嘮叨起來。

四個外國兵吆吼着，比着手勢，叫逐客們趕快到下面的艇子裏去。

『唉！這就是出門求財呀！』三個人一齊哭叫出來。

他們拚屁股死死地抵住板壁，蹣足甩手地噓囔着，身上放散出汗氣和霉熏氣。這土頭土腦的固直，悶人的氣息，幾乎使洋鬼子束手無策了，他們互相呆笑起來。

買辦從上甲板上俯下身子，臉紅筋脹地叫道：

『你們動一吓呢！單會吃飯麼？！』

茶房們却翻翻白眼，動着嘴，陰縮縮地溜走了。幾個辦事員叫罵着，撩起後衣包，

向黃魚和廚子衝去，抓住他們底背膀，拖往下艙去了。好像押解調皮的犯人似的。

那個好久沒有張口的中國兵，忽然大叫起來，一隻手拍着胸口：

『大家跟去走——不會咬人的！』

在岸上遠處動着的人，旗子，已經停住了。接着又開始往兩邊移動。在塵埃和草堆和樹叢後面，動着的影子漸漸隱沒……

跟在最後的兩三個客人在樓口邊遲疑着，眼睛裏充滿憂鬱和驚惶。接着，他們回轉身，找自己的隱蔽所去了。

三個人站在艇子的中部，乾噎，指着天，手掌拍着屁股。他們一躁足，艇子便顛簸起來，於是又趕緊蹲下身子，緊抓住水手底膀臂。

從岸上一簇荒草裏，撐出一個着藍布短衫的人，揮着手，踢着脚，嘴裏在嚷着甚麼，一會，又向左面的樹叢當中閃去了。

洋兵嘴角上浮着譁笑，手弄着槍機。